

讀者迴響

· 葉文欽 ·

我與那些氣象預官的回憶

拜讀完貴刊第九七四期〈柳營憶往 閒話氣象預官〉，看到徐天佑聯隊長花很多篇幅，記錄下對民國五十

、六十年代的氣象預官之美好歲月，其中也勾起我很多的回憶，因為我們都是同時代、在相同地點服務過的人，而且有不少人還有些關係呢！

王寶實回國後選上中央研究院的院士，這非常不容易，算在學術界最有成就的，且他對中國文學造詣之深，使得他的科普著作寫得跟別人就是不一樣，這說不定是他將來真正留名之處。民國六十年初，他在空軍氣象中心當預官不久，我正好調去松山機場，沒共事過；但民國一〇三年他擔任「中華民國氣象學會」理事長，那年正好是學會成立九十週年紀念，通知要給劉廣英院長和我等四位，頒發「特殊貢獻」氣象人員表揚獎，因緣際會，讓我們有了短暫的會晤交流。

當年臺大理工畢業生均出國，回來的很少，謝信良因為家境關係，學業完成後即返國，且算是在國內大學生中最早進氣象局工作的其中一員。謝信良能從基層氣象人員做起，最後

當到局長提前退休，我想空軍氣象中心預官時期給他的磨練是相當有助益的。

比謝信良高一屆的蔡清彥，其預官在屏東機場，工作性質與在氣象中心完全不一樣。他算是大學生到國外獲博士學位，願回國服務氣象第一人。他回國在臺大教書，因為距離很近，所以常來空軍氣象中心參加預報討論會。文中引述《氣象預報與分析》第一二期期的那篇文章是我寫的，那年是「氣象聯隊三十五週年、空軍氣象教育五十週年、空軍氣象部隊成軍六十週年」，正好劉廣英當聯隊長，要出紀念特刊，劉就向當時的局長、也是學會理事長蔡清彥邀稿。蔡是一定要有一篇，可是他很忙，無從下筆，說找個人來訪問，正好我就在旁邊，劉說：「就現成的，找文欽好了。」這本紀念特刊我是主編者，幾天後文稿完成交給蔡局長，蔡局長轉給在氣象局服務的空军學長過目，我看內容並沒有另外的修正，只要求在後面加上「本文由蔡清彥口述，葉文欽整理並經作者核閱」，有了這次的訪談

撰稿經驗讓我之後為別人寫文章增添了许多信心。

大學若是大氣科學畢業，如能到空軍氣象服預官役，既不浪費所學，也是最好的實習場所，對雙方均很有利益，這或許是徐聯隊長要寫這篇回憶的原動力？待他們退伍後進入氣象局、民航局工作就駕輕就熟，出國進修也因有實務經驗而受到老外教授的重視，除李文兆這樣認為，在美國海軍研究院的著名教授張智北也非常認同，他覺得會畫天氣圖很受用，教授還因此給他全額獎學金！預官有時帶給部隊新活力，也為軍中帶來新知識，大家要彼此感謝！在空軍氣象中心，徐是主任，我是副主任，他升官我用「天佑佑天佑好天，佑天天佑天佑」兩句話，刻牌祝賀他，果然他一路「風調雨順，一路平安」。

劉廣英聯隊長和我同年退伍，近三十年了，我們還真為氣象界或空軍做了些事！這些事年輕人不一定知道。我之所以了解很多氣象事，也得感謝蔡清彥局長，他的機要秘書曾經打電話給我：「局長聽說你退伍了，他要見你，有空嗎？」人生就是如此，去做愛做的事、去做想做的事情就對了，也許多年之後還能獲得些許安慰、快樂、成就感與甜美的回憶呢！